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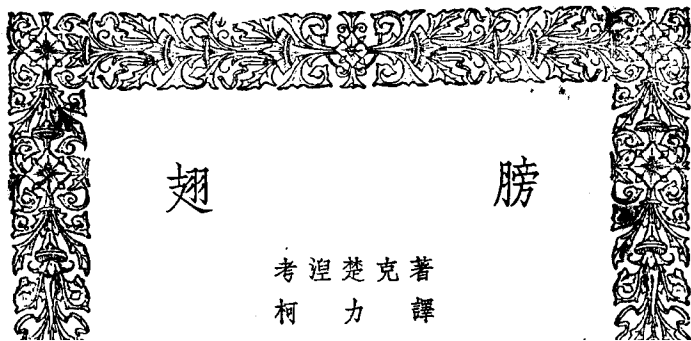


翅膀

考涅楚克 著



新文藝出版社



翅

膀

著 克 楚 涅 考
譯 力 柯

內 容 提 要

一九五三年九月苏共中央通过的“關於進一步發展苏联農業的措施”的決議中曾指出：“許多農業部門嚴重落后的極重要的原因，是党的、苏維埃的和農業的機關对集体農莊、農業机器拖拉機站和國營農場的領導不能令人滿意……”本書就反映了上述的情況：由于烏克蘭某州州執行委員會主席、州委書記等的官僚主义和不負責任的工作态度，使該州的農業生產不能獲得發展。这些領導者們自己整天呆在办公室里，把農學家及其他專家們安置在機關里，并讓一些不懂技術的人做農業机器站站長，結果是弄得集体農莊莊員的收入微薄，農莊出產的蔬菜甚至不够供应本城的需要，牲畜因飼料不足而死亡。一直等到新的州委書記接任工作，苏共中央通过上述的決議以后，这些缺點才慢慢地獲得了糾正。苏共中央的決議給予了苏联的農民們以巨大的力量，仿佛使他們成了有翅膀的人，在整个大地上空飛行。

目前，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已經到來，本書对我國人民說來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Александр Корнейчук

КРЫЛЬЯ

根據《Новый Мир》1954年第11期譯出

翅 膀

考涅楚克 著
柯 力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02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7/16 字數 70,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 定價(7) 0.32 元

人 物

彼得·亞歷山大洛維奇·羅模旦 州委書記。

格爾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德列姆紐格 州執行委員會主席。

娜捷日塔·斯捷潘諾夫娜 德列姆紐格的妻子。

費多爾·格夫里諾維奇·捷列申柯 州蔬菜水果公司經理。

塔捷楊娜·斯維里多夫娜 捷列申柯的妻子。

羅叶沃依 市蘇維埃主席。

瑪利亞·尼可拉也夫娜 羅叶沃依的妻子。

格夫利爾·歐魯夫利也維奇·歐夫加連柯 州委會第三書記。

安娜·安得烈也夫娜·波達利斯特 醫生。

麗達 安娜的女兒。

卡切寧娜·斯捷潘諾夫娜·列米茲 外科醫生。

叶夫列姆·叶夫列莫維奇·沙莫沙德 園丁。

伊萬寧柯 羅模旦的助手。

費利浦 德列姆紐格的助手。

瓦爾娃娜·亞歷山大洛夫娜·多林娜 集體農莊小組長。

亞歷克山德娜·阿列克謝也夫娜·高利茨維特 女教師。

叶夫根尼·馬克西莫維奇·加里納 市黨委書記。

基利爾·查哈洛維奇·維爾尼哥納 州農業局局長。

依万·依万諾維奇·索哈 農業機器站站長。

格里婭 泥瓦匠。

馬爾欽柯 農業機器站黨組織書記。

柯羅沃依·墨佛基 集體農莊主席。

杜達利克 集體農莊主席。

維石涅沃依 集體農莊主席。

斯基巴 集體農莊主席。

卡欽 拖拉機手。

斯克利朴卡 拖拉機手。

女拖拉機手

奧莉加 集體農莊小組長。

老太婆

第一幕

一座大公園。強烈的七月的陽光像小溪般地穿過高大的樹梢。在那古老的菩提樹的林蔭道里，樹木交織着奇異的花紋。在林蔭道的盡頭，高大的灌木遮住了一所房屋，只能看到一層樓的別墅的磚瓦頂。

在前面，從左邊可以看到另外一所別墅的涼台。涼台旁邊有花壇，在一個花壇上盛開着紅色的美人蕉，在另一個花壇上長滿了淺藍色的飛燕草。再稍稍向前一點，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樹下，有一張小桌子，小桌子旁邊放着幾只籐椅。從公園最里边傳來歌聲：

……啊！我將沿着那草地

沿着那盆地走去……

〔羅模旦及其助手伊萬寧柯上。〕

羅模旦 大概是姑娘們在採集蘑菇吧。

伊萬寧柯 不是，這是從工地上傳來的歌聲。

羅模旦 在建築什麼？

伊萬寧柯 給您蓋汽車房。

罗模旦 好歌子。我的姐姐很喜欢这支歌而且唱的很好……

〔歌声中断了。〕

伊万寧柯 彼得·亞歷山大洛維奇，这就是您的別墅，（指着涼台）地方不大，只有三間房子……

罗模旦 其实一間房子就够了。反正我只有一个人。

伊万寧柯 但是您的家要是來了的話……

罗模旦 家……多么美麗的公園呀！

伊万寧柯 古老了。在林蔭道的尽头，就是德列姆紐格同志的別墅。那里是河。

罗模旦 多么大的菩提樹呀！……它們大概有一百年了吧？

伊万寧柯 或許还要久一些。

〔罗模旦走向古老的菩提樹，把文件夾和帽子放在小桌上。他欣賞着这个公園。伊万寧柯把箱子搬進屋子，然后又走回來。〕

伊万寧柯 請收下別墅的鑰匙。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早晨我去檢查过。

罗模旦 （把鑰匙收下了）謝謝。

伊万寧柯 有什么吩咐嗎？

罗模旦 （掏錢）請給我買一瓶礦泉水和一些小吃……

伊万寧柯 房子里全有。

罗模旦 哪里來的？

伊万寧柯 格尔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和他的夫人娜捷日塔·斯捷潘諾夫娜在早上就給您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們叫我不要告訴您，（微笑）可是我要不向您彙報，那还是个什么助手呢？……

罗模旦 您在州委会工作很久了嗎？

伊万寧柯 第五年了。曾經和三个書記在一起工作过，您是第四位了……

罗模旦 您曾經跟三位書記工作过……

伊万寧柯 是的。

罗模旦 也像对我这样，把以前的三位書記都接到別墅來？

伊万寧柯 那还用說！……

罗模旦 也为他們“把一切都准备好”嗎？

伊万寧柯 对您怎么样，对他們也是怎么样。德列姆紐格同志招待人是很慇懃的。

罗模旦 后來您又把他們送走了嗎？

伊万寧柯 当然罗！……

罗模旦 您够忙的了……

伊万寧柯 我已經習慣了……

罗模旦 已經習慣了？

伊万寧柯 是的。今天格尔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可把您誇獎了一番……

罗模旦 对誰誇獎的？

伊万寧柯 对他的夫人講的。他說，我們最后總算等到了一位真正的領導者。这真叫我們高兴……

罗模旦 他沒有叫你不要向我彙報這一點嗎？

伊万寧柯 他說來着，可是我……

罗模旦 （打断了他的話語）假使格尔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知道您失信了，怎么办？他会把您叫做造謠家和貧嘴的人。

伊万寧柯 絕不会的！

罗模旦 您确信嗎？

伊万寧柯 我知道不会的。

罗模旦 那么您要向我彙報这些，我就把您叫做造謠家和貧嘴的人。

伊万寧柯 彼得·亞歷山大洛維奇，我錯了。我懂得……我將努力工作，假使有什么地方不对，您只管批評我好了……我喜欢批評。

罗模旦 喜欢嗎？

伊万寧柯 是啊！我們这里的人都很習慣批評。还有什么吩咐嗎？

罗模旦 （掏出筆記本，寫着，然后遞給他）这是一位妇女的姓名。瓦尔娃娜·亞歷山大洛夫娜·多林娜。她是我的親戚。她是从鄉下來的。請您找一下，她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劳您駕把她帶到我这里來。

伊万寧柯 （收下了紙条）这事很簡單！向地址問詢处一問就知道了。

罗模旦 那里一點都不知道，我打过電話了。

伊万寧柯 我一定找到。只是很遺憾，今天已經快完了，明天又是禮拜天……

罗模旦 禮拜一再去找吧……再去找吧……

伊万寧柯 好。把整个城找遍，我也要把她找到。可以走了嗎？

罗模旦 可以。祝您健康！……

〔伊万寧柯走出去了。罗模旦坐在小桌旁，把公文夾打開。从公園最里面又傳來了輕微的歌声。罗模旦听着，他的臉上顯露出微笑。他也開始輕輕地唱起那首歌子來了：

啊！你，妹妹呀，

怎么变得这样驕傲，

我向你請安，

你都沒有回聲好。

〔歌聲中斷了，羅模旦一個人繼續唱着：

哥哥，我沒有向你問好，

那只是因為我哭得太厲害了，

沒有能認出你來……

〔當羅模旦重復着“那只是因為我哭得太厲害了，沒有能認出你來”

時，沙莫沙德上。他身上穿着舊的工作服，胸前挂着三個獎章。頭

上戴着有羽毛的提羅爾式舊草帽，手裏拿着鏟子和小桶。羅模旦

沒有看到他。沙莫沙德久久地盯着看他，然後走向小桌，坐下來。

他從口袋裏取出了笛子，吹起那首歌子……羅模旦望着他。

沙莫沙德 等人嗎？

羅模旦 等人。

沙莫沙德 這很好。（又重新吹起那一節歌）誰要是沒有什麼期待，他也就談不上生活了……可是您今天不湊巧。

羅模旦 為什麼？

沙莫沙德 我們這裡禮拜六不接待客人。禮拜六，每個規規矩矩的人都在喝酒。這是千真萬確的！

羅模旦 我懂得了。

沙莫沙德 您在看我的帽子嗎？……戈林戴過這頂帽子，而現在，葉夫列姆·葉夫列莫維奇戴着它。

羅模旦 難道戈林當真戴過這頂帽子嗎？……

沙莫沙德 當真的。我們在克里格斯別爾格城郊，佔領了戈林的別墅①，我就在那里搞到了這頂帽子。這是戰利品。

还有这支德國笛子……

罗模旦 別墅是攻打下來的嗎？

沙莫沙德 不是，德國人跑了，只剩下了一个勤务……勤务兵。

罗模旦 对了！

沙莫沙德 您也到过那里嗎？

罗模旦 到过。但是，看來，是在你們以后去的，因为那里的一切东西都被入全部拿走了。只剩下一个勤务兵，喝得醉气熏天的。

沙莫沙德 那是我們把他灌醉的。好老头，喝了那么多，还在喊：“希特勒完蛋了！”我們經歷了同一条战斗的道路，看來，我們是战友了……

罗模旦 是的。

沙莫沙德 （站起來）战友，握下手！……

罗模旦 （站起來，伸出了手）啊，怎么流眼淚了？这可就不像战友的样子了！

沙莫沙德 您在哪里看到眼淚了？

罗模旦 在战友那里。（微笑）

沙莫沙德 对不起。我想起了我們过去士兵的生活。您放心好了，我并没有神經病……不过我倒有一处暗伤和六处伤口，但是都不要緊。我还活着而且不認為自己是殘廢。

罗模旦 这就好！

沙莫沙德 您受过伤嗎？

① 此处原应譯为狩獵行邸。

罗模旦 有四处。

沙莫沙德 不要緊嗎？

罗模旦 不太要緊，還有兩塊彈片沒有取出來。

沙莫沙德 您也嘗過這樣的痛苦……

罗模旦 跟大伙兒一樣……您多大歲數了？

沙莫沙德 四十五歲，而每逢禮拜六就只有三十五歲了。

罗模旦 為什麼？

沙莫沙德 禮拜六我刮臉，把小鬍子弄得畢直，（指着）哎，過去的事情都過去了！來，朋友，我請你喝啤酒。

罗模旦 謝謝，可是我等着……

沙莫沙德 （打斷了他的話）哪里都不要去。就在這裡，我馬上……（走近菩提樹，把手伸到樹洞裡面去，拿出來一瓶啤酒，然後又拿出一個有柄的大杯子，把它們都放到桌子上）可別把我的商店告訴任何一個人……

罗模旦 對誰都不說！

沙莫沙德 （打開瓶子）您的軍銜是什麼？

罗模旦 上校。

沙莫沙德 還沒有當上將軍？……

罗模旦 沒有。

沙莫沙德 我也是。參軍時是一個兵，退伍時還是一個兵，（倒上了酒）喝吧。

罗模旦 祝您健康！

沙莫沙德 祝健康……

罗模旦 （喝完了）好啤酒，涼得很……

沙莫沙德 放在樹洞里，啤酒會變冷的。（給自己倒了一些）我為

的是怕任卡看到。可惡的婆娘！……哎呀！……（喝完了）
您在等主要的主人還是等臨時的主人？

羅模旦 誰是主要的主人？

沙莫沙德 主要的主人是格爾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德列姆紐格，州執行委員會主席。那就是他的別墅……我的妻子就在他那里做廚子。

羅模旦 那麼誰是臨時的主人呢？……

沙莫沙德 是州委書記。這就是他的別墅。今天他就要來了。
（指著涼台）

羅模旦 他為什麼是臨時的？……

沙莫沙德 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們在我們這里總干不長。早晨，我們在清園子，格爾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對他的夫人說：“又要接待一位新書記了。”她夫人回答說：“大概這也是臨時的，很快就會離開我們這兒的……”我不是黨員，但是覺得這總不是一回事。

羅模旦 為什麼？

沙莫沙德 不應該常常調換。

羅模旦 假使工作開展不起來呢？

沙莫沙德 那麼就不應當選這樣的人。既然選出來了，大伙就應當監督着，幫助他，使他不要把工作弄糟。這樣一來，德列姆紐格——這只能咱倆之間談談——也就不會這樣神氣活現了。

羅模旦 您在這里干什么？

沙莫沙德 我在這里什么都得干！保衛別墅、栽花、開小船……
從德列姆紐格同志到他妻子，不知要交給我多少重大的

任务呀！今天是礼拜六。所有的首长很快就都会到这里来的——这已经是我們这里的规矩了。不管你園丁（这就是我——叶夫列姆·叶夫列莫維奇·沙莫沙德）死也好、活也好，都要給我，格尔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准备好一桶釣魚虫。可是，那些虫这么熱的天都鑽到地里有五尺深，他媽的，到哪里去找？！我还得去挖去，要不然，德列姆紐格同志要罵我的……唉呀，要罵呀！（拿起了鏟子和小桶）

罗模旦 叶夫列姆·叶夫列莫維奇，謝謝你的啤酒。

沙莫沙德 祝您健康！您看，（指着）女主人剛洗完澡回來，右边是她的妹妹卡切寧娜。她們站住了。还有一个什么人陪着她們。卡切寧娜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可是对她得小心哪！

罗模旦 为什么？

沙莫沙德 上礼拜六首长們在这兒散步，大概是州蔬菜水果公司的經理捷列申柯同志，不知是对她話說得不对头，还是擰了她一下——她就用勁給了他一記耳光，弄得整个公園都听得見。幸好，除了我而外，誰也沒有看見，她怎么把州蔬菜水果公司經理的威信一下給打垮了。他們朝这里轉過來了。对她可要小心哪！……祝您健康！

罗模旦 祝您好！

〔沙莫沙德走着，高兴地說着：“……全部威信都給打垮了……好厲害的手……”走了。罗模旦拿起公文夾和帽子，想走，可是轉过头去，馬上就吃驚地站住了。他不知不觉地把帽子和公文夾都放在桌上。娜捷日塔·斯捷潘諾夫娜、卡切寧娜和安娜上。娜捷日塔和卡切寧娜穿着游泳衣。〕

羅捷日塔 彼得·亞歷山大洛維奇，午安。我們穿着游泳衣，
請原諒，剛才游泳去了……

羅模旦 午安。

羅捷日塔 我的格爾捷依也來了嗎？

羅模旦 沒有，格爾捷依·阿凡納西也維奇在開會。但是他很快就要來的，他給我打過電話了……

羅捷日塔 請讓我向您介紹。這是我的妹妹，卡佳^①，這是……

羅模旦 我……

安娜（冷淡地）安娜·安得烈也夫娜·波達利斯特，（伸出手來）
您貴姓？

羅模旦 羅模旦，彼得·亞歷山大洛維奇。（看着安娜）
〔靜場。〕

卡切寧娜 雖然您沒有問到我，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吧——
卡切寧娜·斯捷潘諾夫娜·列米茲。

羅模旦 請原諒，卡切寧娜·斯捷潘諾夫娜。（伸出手去）

卡切寧娜 沒有關係。假使忘記了我的父稱，就干脆叫我卡切寧娜好了，假使連名字也忘了，那麼你想到什麼名字，就隨便叫我什麼名字好了……

羅模旦 我不會忘記的，我的記性很好……

卡切寧娜 可是你的重要工作那麼多。首長們總是常把熟人的名字弄錯的，……這原是一種普通的現象。對不起，我們去換衣服去了，在我們沒有回來以前，讓安娜·安得烈也夫娜向你講一講，我怎麼把姐姐從水里拉出來的……

① 卡佳，卡切寧娜的愛孫。

娜捷日塔 我差一點沒有沉下去！游得太遠了，怎麼也不能到岸。水流很急……要不是卡佳……

卡切寧娜 你看看，我的姐姐把我都抓紅了，（把游泳衣稍微掀起了一下）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差一點把自己的親妹妹扼死了。難道在世上還有真理嗎？

娜捷日塔 你算了吧……我只不過是輕輕地抓住你。這都是因為你的皮膚太嫩了。

卡切寧娜 走吧，走吧，親愛的姐姐。我們馬上就回來，我還有事要找你。

羅模旦 好吧。

〔卡切寧娜和娜捷日塔沿着林蔭道向自己的別墅走去。羅模旦看着安娜。長時間的靜場。〕

安娜 老早就來了嗎？

羅模旦 三天以前。

安娜 我昨天看到報上說你當選了……你還不顯得老……多少年過去啦……

羅模旦 麗達好嗎？

安娜 很健康。今年中學畢業了，是優等生。

羅模旦 安娜，你生活得好嗎？

安娜 同卡切寧娜在一起工作。她是外科主任醫師，我是病房主任。你身體好嗎？

羅模旦 好。你什麼時候搬到這裡來的？

安娜 你把我們遺棄後，我就從區裡被調到這裡，你不是知道我在這裡嗎？

羅模旦 我知道，我不是給你寫過信。但是你什麼時候搬到

这里……

安娜 今天的天好悶呀！大概，要打雷了……

罗模旦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看到你我多么高兴呀……安娜，沒有你和女兒，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

安娜 你沒有女兒。麗達早已姓我的姓了。我們不值得會見。沒有意思。不會見對我們、對你都好些……

罗模旦 你不願意嗎？

安娜 不願意！

罗模旦 可是麗達呢？

安娜 她已經把你忘了。

罗模旦 我不信！這不是實情！

安娜 你想知道實情？那你就試試和麗達談一下。她已經長大了，自己懂事了……

罗模旦 （輕輕地）当真把我忘了嗎？……

安娜 这里沒有人知道我們過去的事……我勸你別作聲。你是州委書記。你的威信不光是屬於你一個人的……何況这里的人又特別……（向林蔭道那邊看了一下）

〔娜捷日塔·斯捷潘諾夫娜來了。〕

娜捷日塔 （遠遠地）你為什麼不請安娜·安得烈也夫娜坐呢？……她今天剛好。前天她很是不舒服，人家把她從醫院送回家……

罗模旦 （輕輕地）前天……

娜捷日塔 是的，她應當去治一下，心臟衰弱……

安娜 你為什麼要把這些全講出來，娜捷日塔·斯捷潘諾夫娜？……